

刘欣明◎著

闻鸡起舞 祖逖北伐

未获朝廷一兵一卒，却使北伐大业获得巨大成功，出兵凡年后尽收黄河以南失土，纵观古今将领，有此业绩者恐怕亘古罕有。

两晋之间的祖逖北伐其实是取得了极大成功的，最后只是由于东晋朝廷的制约与掣肘才功亏一篑。据《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受命渡江北北上时，《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



闻鸡起舞 祖逖北伐

刘欣明◎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闻鸡起舞 祖逖北伐/刘欣明著. --北京:中国
画报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80220-977-0

I. ①闻…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0514号

书 名 闻鸡起舞 祖逖北伐

出 版 人 田 辉

作 者 刘欣明

插 图 姚逸飞

责 任 编 辑 方允仲

出 版 发 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3号 邮政编码 100048

电 话 (010) 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 68469781 (发行部) (010) 88417418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 子 信 箱 cppl985@126.com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977-0

定 价 12.00元

序

未获朝廷一兵一卒，却使北伐大业获得巨大成功，出兵几年后尽收黄河以南失土，纵观古今将领，有此业绩者恐怕亘古罕有。

两晋之间的祖逖北伐其实是取得了极大成功的，最后只是由于东晋朝廷的制约与掣肘才功亏一篑。据《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受命渡江北上时，“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也就是说，司马睿当时只是拨给祖逖少量粮食与布匹，祖逖仅是“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以这样微薄之军力进行一场收复国土的战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到了北伐后期，“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连石勒这位曾经横扫中原的胡族头领都“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修逖母墓”（《晋史·祖逖传》如是记载，而《晋史·石勒传》及《资治通鉴》则言其北上范阳为祖逖修葺祖墓并专置守冢人）。用为祖逖修葺祖墓这样的行为来向祖逖示好，除了表达一种敬意，更主要的石勒此时已经害怕和担心祖逖渡过黄河，与之正面交锋。（石勒个人就很清楚地道出了自己的这种心理：“……冀逖如赵他感恩，辍其寇暴。”）

但是，这位以“闻鸡起舞”而闻名古今的壮志英雄祖逖那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至今仍未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祖逖其实是一位文武兼备、既具有高超的军事才干又有着非凡的个人

人格魅力的将领。在艰苦的北伐岁月中，他体恤部众，善待百姓，与部下将士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以至中州百姓发自肺腑地道出心语：“……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令人扼腕的是，同岳飞一样，祖逊也是由于受到来自朝廷内部的牵制而使北伐半途而废，他自己也郁愤身死。祖逊死后，“豫州士女如丧考妣”，已被他收复的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又落入到胡人手中，这些地方重又陷入战火荼毒之中。

祖逊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极其浓重的人，他终生都在为恢复故土、拯救黎庶、还天下太平的弘愿与梦想奋斗不止，至死不渝。由于资料有限及本人笔力拘谨等原因，本书篇幅较短。尽管如此，能将这样一位周身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辉的古代英雄的事迹大致展现在读者面前，已让我备感欣慰。

最后，赋拙诗一首，以表达我对这位早已融入浩瀚宇宙的先辈的敬仰与缅怀。

壮士悲怀，
天下苍生。
故土梦中重现，
大江滔滔乱云横。
长剑啸中原，
弯弓射天狼。
辕门冷月，
城堞斜阳。
遗民泪双垂，
断鸿声声谁闻？
英雄多有难酬志，
留得浩气贯长空！

目录

序/1

古今地名对照/4

第一章 新亭受命/5

第二章 京口练兵/24

第三章 北方风云/36

第四章 中流击楫/45

第五章 兵进中原/54

第六章 东晋建国/89

第七章 汉灭赵立/99

第八章 威震敌虏/111

第九章 英雄长泪/135

后 记/157

建邺(后因讳晋愍帝司马邺之名,易名建康):今江苏南京。

琅邪国:今山东临沂。

豫章:今江西南昌。

京口:今江苏镇江。

范阳道县:今河北涿水。

武昌:今湖北武汉。

会稽:今浙江绍兴。

广陵:今江苏扬州。

广陵郡:今江苏扬州至淮安一带。

左国城:今山西离石。

长安:今陕西西安。

晋阳:今山西太原。

上党:今山西长治。

寿春:今安徽寿县。

淮阴:今江苏淮安。

谯城:今安徽亳州。

襄国:今河北邢台。

平阳:今山西临汾。

睢阳:今河南商丘。

北地:今陕西耀县。

荥阳:今河南荥阳古荥镇。

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东燕城:今河南延津。

襄邑:今河南睢县。

雍丘:今河南杞县。

一、新亭受命

西晋建兴元年即公元313年。

江南三月，莺飞草长，桃红柳绿，一派绚丽景象。自从以安东将军身份坐镇建邺总督江南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每年春季都要择日偕百官到南郊的新亭踏青游玩，畅饮欢宴。

这日，夜里刚刚下过一场春雨，风景如画的新亭更如新沐美人。放眼望去，绿草茵茵，彩蝶飞舞，满山坡的野花争奇斗妍，竞吐芬芳。司马睿几日前已命人在山脚下搭起了一个能容纳百人的彩棚，并修整了山下道路，为诸臣前来游赏做好了一应准备。

司马睿字景文，是三国时魏国名将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的祖父司马卞在晋立国初期曾任镇东大将军，坐镇下邳都督徐州军事，因功被武帝司马炎封国于琅邪。司马睿十五岁就因父司马觐亡故而承袭王位，主政琅邪国。永嘉元年，当时独断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为在朝中争斗中掌握主动，命被其视为可靠力量的司马睿移镇建邺经营江南。司马睿到江南后，任用同是琅邪人的王导与其堂兄王敦分主内外，广揽贤才，平息叛乱，发展农桑，几年后总算在这块原属孙吴的势力范围地初步站稳了脚跟。

红日初升，大臣们陆续驾乘车辆来到新亭；目下江南马匹奇缺，众人大都馭牛而驾。待琅邪王司马睿姗姗而至，山下便道上的各类车辆已排成长长一溜。新亭距江边不远，仪态雍容、一身闲士打扮的琅邪王今日显然心情不错，他与大臣们竞步登上山顶，未待气定便放眼望去：江面上，波光粼粼，舟帆点点，浩淼春水广阔无垠，水天相连，令人顿生无限惬意。众人三三两两，倚亭依石，指点江山，吟诗赋词，不觉已近中午。

琅邪王早已令人在山下彩棚中摆下酒宴。待众人陆陆续续走下山来，到彩棚内落座，琅邪王先说了一通对诸臣鼎力扶持表示感谢之类的客套话，大臣们随之就不客气地大吃大嚼起来，在性情随和的琅邪王面前，大家倒并不拘谨。酒过三巡，彩棚内气氛渐渐活跃起来，挨得近的大臣们开始相互敬酒。这时，正在建邺待职的原豫章太守殷羡看样子有些不胜酒力，他端着酒杯，起身离座，摇晃着他那矮胖的身躯来到正与旁座的军司马王导叙话的琅邪王面前，说道：

“大王，前些日子四公子诞生，百官同贺，我因病未能到场，深以为憾。卑臣无功无劳，却得到了优厚的赏赐，今天借此机会向大王表谢祝福。”说完，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这件事难道可以让你占有功劳吗？”也有些醉意的琅邪王口中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调侃的话。

“哈哈哈哈哈……”众人听罢，先是愣了一下，待明白过来后一个个顿时乐得前仰后合。

这时，琅邪王注意到新任军谘祭酒祖逖一直独自不声不响地喝着闷酒，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便道：

“祖卿，今日众贤难得相聚一起，理当尽情畅饮，但你却独斟独饮、闷闷不乐，不知是何缘故？”

见琅邪王问话，众人纷纷放下酒杯，一起将目光投向了祖逖。

今日的祖逖尽管穿着一身宽大的便装，但他那笔挺的身板和眉宇间的英气还是透散出军武者的独特气质。见大家都注视着自己，他缓缓举起面前的酒杯，然后一仰脖将酒倒入口中，用袖口抹了一下嘴，说道：

“今日大王大宴群臣，我本不该说些扫兴的话；但下臣性直，有言不吐不快。臣记得早年在京曾随武帝在春暖花开时到洛水河畔踏青，那时戎狄未入，国家安定，君臣在一起游览山水是何等欢愉！但今日之游，昨昔面对的洛水已变成浩浩荡荡的大江，家乡的山水景物已远在天边，这让臣如何不伤感万分！”言罢，他紧紧闭上眼睛，似乎在强压着内心升腾起来的巨大痛苦。

就像中了魔咒，祖逖的一席话让刚才的欢快气氛一扫而光。座中大臣大半来自北方，祖逖的话触动了大家心中的隐痛，众人纷纷低下了头，有几位大臣甚至在座上低声啜泣了起来，大厅内一下子变得肃穆而安静。

这时，座上一位大臣朗声说道：

“士稚所言实乃金玉之声！难道我们能让江南的煦风吹酥了骨头再去北伐不成？！匡复中原是头等大事，应早议早断，否则我辈恐怕都要葬在江南了。”

说话的原来是右长史周顗。面色黝黑、身材粗壮、有点像个赳赳武夫的周顗是开国功臣、武城侯周浚的长子，渡江前曾在朝中担任



过尚书吏部郎等职，在同僚中颇具贤名德望。南渡后，周顗曾单独或联合他人屡次上书，陈请琅邪王早日派兵北伐，但都被其以军力不济诸事未具等理由拒绝。见祖逖如是说，周顗想趁热打铁，说服琅邪王痛下决心。

琅邪王此时也有些眼圈发红，他缓缓说道：“国家破败，胡虏恣睢，本王何敢忘记！但目下江南未定，动乱频仍，现在马上拨人马北上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言罢，他长长叹了一口气。

祖逖这时已按捺不住，他起身离座，几步跨到彩棚中央，向琅邪王请命道：“大王，臣虽不才，但赤诚之心，日月可鉴。大王若委臣以北伐使命，无须拨我一兵一卒，臣将自行招募人马，数月内即可北上征讨胡虏。现在中原大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黎庶任遭杀戮。王师北上，百姓必将望风依附，四方豪杰定会群起响应，到那时，何愁华夏不能统一，国耻不能雪洗！”祖逖言语坚定，双目熠熠发光。

听了祖逖义正辞严的一番话，琅邪王也有些激动，他似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向前欠身道：

“祖卿有此英雄气概，孤深感欣慰。既如此，本王今日即拜你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并拨你千余人一年粮饷，由你自募人马，择日渡江北伐。”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忙以征询的目光看了旁座的王导一眼。

有着不同常人的高大身材、目光深沉、举止持重的王导这时也忙颌首赞同道：“大王英明。士稚文韬武略，堪可大用，足当此任。臣等一定全力操办好北伐一应事宜。”

王命一下，祖逖激动万分，他眼圈湿润，向琅邪王谢恩道：“臣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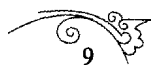


受王命，定当不负重托，肝脑涂地，以报大王信任与知遇之恩。”

祖逖此时成了整个彩棚内的中心人物，众人纷纷举杯向祖逖道贺，刚才的悲怆气氛也冲淡了许多。北伐之事在祖逖南渡以前尽管已多次被议，但都因没有合适人选等原因而被搁置。祖逖今日的主动请缨卸去了大臣们尤其是琅邪王的一块心病。在琅邪王看来，王师北上中原既可平息江南臣民尤其是南渡人士的议论，又可对岌岌可危的长安小朝廷一个交待和慰藉。至于能取得多大成功，他倒并没有太大期许。

酒席散尽，祖逖刚要登上同来的二兄祖纳的车辆，驾车从后面赶上的周顗喊住了他，说要在府中单独为他置酒道贺，并有要事相告。看周顗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祖逖也就没有拒绝。身居显位的周顗住在城西南一个极其平常的府第里，院落与房屋都有些陈旧，甚至可以说有些破败。在正屋的厅堂里，除了一个长形几案和几个待客用的小圆凳，还有三两个盛放衣物的竹簏，再不见有什么像样的家什；但周府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屋内墙角处竟摆着十多个酒瓮。周顗在百官中有两点是出了名的，一是秉直敢言，只要他认准的事，必会直言而陈，从不会有半点顾忌。司马王导一次在府中举办寿诞，几个拍马屁的大臣在酒席上说了一通王公乃当世管仲之类的奉承之语。周顗当即拉下脸来，说管仲助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其功绝非等闲。现今江南尚未拓定，中原父老仍挣扎于胡虏铁蹄之下，你们怎能如此妄言！弄得众人好不尴尬。

但周顗这第二点名著于众的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就是他酷嗜杯中物，且酒量惊人。在洛阳时，曾有位大臣要与周顗比试酒量，结果





被周顗灌得腐胁而亡，为此周顗还被一时免了职。祖逖过江后首次到建邺办公时，周顗第一个力邀他到府中饮酒叙话。二人在洛阳失陷前尽管同朝为官多年，但周顗大部分时间待在吏部，而祖逖主要任职于军队之中，故此他们并无多少谋面机会。尽管如此，二人对对方的才望声名还是有所耳闻。如今二人都远离故土，有幸重会自然格外亲热，两个肝胆相照的性情中人当日各抒衷肠，推杯换盏，直喝得醉意朦胧，相枕而卧。从此祖逖每次从驻地京口到建邺时总要去拜望一下周顗。俩人在一起谈论起经年天下乱局，都颇多感慨，心心相通使他们很快互相视为知己。

一进府门，周顗即吩咐夫人置办下酒菜，然后抱起一个酒瓮倒了两大碗酒，与祖逖先饮了起来。酒一入肚，俩人的话就多了起来。周顗端酒先道：“士稚兄，此次你受命北伐，我真是羡慕不已。只恨我辈无此才具，只能在江左遥祝你诸事顺利了。”刚过四十的周顗年逊祖逖三岁，故以兄称之。

“休要如此说。辅佐殿下谋划后方也同是为国出力，岂可厚此薄彼！”祖逖知道周顗刚到江南时曾在荆州刺史任上因不谙军事而败于叛军，故善言相慰。

“话是这么说，但在这乱世之际，能征战疆场直接效命国家终胜口舌之吏十倍！”说到这儿，周顗忽然话锋一转道，“我今日请士稚兄前来，是想告诉与你，其实江南就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可供你调遣。”

“在哪里？”祖逖纳闷道。

“洛阳失陷后，徐幽青豫一带有大量流民流落江南，其中不乏



豪杰之士。为生计所迫，不少人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南塘一带因为西南州郡到建邺的必经之路，因而做此营生的最为集中。他们攻剽富户，劫掠来往客商，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士稚兄若将他们收归军中，既可作为北伐的一支生力军，又为地方治安卸去了一块心病，岂不是一举两得！”

见祖逖沉吟不语，似乎有些犹豫，周顗继续说道：“这些人干的勾当虽不光彩，但他们大都并非是些十恶不赦之徒。听说那一带有个叫韩潜的人手下聚集的弟兄有七八百号。这个韩潜原是大晋军中一名下级军官，据说此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颇重义气，平日只允部下劫掠富商巨贾与那些名声不好的官吏士绅的财产，劫来浮财也时常接济一些生活困窘者，在百姓中还颇有些好名声。这些人既然来自北方，必怀土心切，士稚兄若对他们晓以大义，将其招至麾下并非难事。”

“贤弟言之有理，我近日就到南塘走一遭。”听了周顗一番介绍，祖逖似乎也下定了决心。

“另外有一人你不可不用。据我看此人本领在江南诸将中数一数二，他就是菑阳公卫瓘之孙卫策。卫瓘举家被奸人所害时，其子卫恒似乎已有预感，他在数日前便打发妻子王氏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娘家，母子四人因而躲过此劫。王氏在娘家居住时，其弟京陵侯王济见小卫策目朗身捷，其神采殊同于两位兄长，便遍寻名师教授他弓马武艺。十载寒暑，经数位高师的悉心传授，天资聪慧的小卫策在长成后练成了一身过人本领，枪剑射术样样不凡。洛阳陷落后，卫策陪着母亲与二兄卫玠逃往江南，途中与我邂逅同行，多亏了卫策保护众



人才一路平安，否则我们这些人早成了多如牛毛的强盗的刀下鬼。士稚兄若能收得这员小将，必将如猛虎添翼，北伐大业也会更增几分成功把握。”

“不知卫策现在何处？”祖逖急切问道。祖逖因来江南较晚，又一直驻留京口，因而对卫策的情况不甚了解。

“卫策渡江后，先经谢鲲引荐与其二兄卫玠一起投奔了左将军王敦。后因看不惯王敦的跋扈作风，便以助平叛为名投奔了武昌太守陶侃。陶将军素有复国之志，只是因西南一带叛乱不断而无法脱身。士稚兄若要征调卫策，我料陶将军一定不会作梗。”说到这里，周顗略作思考继续说道，“其实这事无须士稚兄亲自出面，只让琅邪王发一道调令即可。江南多水战，将卫策留于江南并非上善之用。”

“多谢伯仁倾心相助。”祖逖向周顗敬酒道。

“北伐乃为公事，助你即助国家，何须言谢！”周顗慨然道。家仆这时端上了几盘豆腐青菜之类的下酒菜，周顗也忽然话题一转道：“士稚兄，你知道去冬刚刚亡故的卫玠死于何因吗？”

“愿闻其详。”祖逖说道。

“唉，”周顗有些不平道，“近来市井中盛传卫洗马是被百姓看死的，这纯粹是以讹传讹，戏谑之说！卫洗马外出确实常因其相貌俊逸、风采出众而招至观者如云，街路壅塞，这是我亲眼所见。但一个大活人怎会因被多看了几眼就死掉了呢？去年一年，卫家又遭受了第二次不幸，先是留在北方的卫策长兄卫璩残死于匈奴王汉主刘聪之手；不久，闻知噩耗的卫母因悲伤过度而身亡。记得我与卫玠兄弟一起渡江时，当浩瀚的大江水呈现在眼前时，卫玠竟面北长拜不

起，脸上凄楚的表情简直无法形容。你想，卫玠一个体弱多病又性情郁然的年轻人如何能承受这沉重的家国之恨？！”说完，周顗猛喝了几口酒，喟然长叹。

二人默然良久。

祖逖当夜就留宿在周顗府中。

第二天早晨祖逖醒来时，天已大亮。祖逖猛拍了一下大腿，赶忙起床，向周顗夫妇告别后急匆匆返回二兄祖纳府中。自渡江后，祖逖与妻儿、六弟祖约一家及随他南渡的众乡邻一直留在京口，到建邺公办就寄居在兄长家中。祖逖祖籍范阳道县，父亲祖武曾做过上谷太守，可惜在祖逖未到十岁时就因病故去。祖逖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三兄与五弟皆因染瘟疫早亡。长兄祖该、二兄祖纳与祖逖尽管并非同母所生，但在父亲祖武去世后，就如同长辈般照料着比他们小许多的祖逖和最小的弟弟祖约。但令人操心的是，祖逖到了十四五岁仍然整天与儿伴打打杀杀，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没有读完。二兄祖纳看在眼里，心中很是着急。有一天，他将祖逖找来做了彻夜长谈。从古今圣贤到名将名相，从国家兴衰到个人之责，祖纳劝说祖逖少时即应向学笃志，通晓古今之至理，方能立身于世，求功于国家。祖纳娓娓道来，情真意切，使祖逖茅塞大开，如梦方醒。从此祖逖除了习弓练武，每日都要拿出一两个时辰阅读各类书籍，尤其对于兵书，他更是格外用心。几年下来，祖逖的武艺与学业都大有长进。但比祖逖早一年来到江南的祖纳自过江后，一向好学不倦的他却一下子变得消沉起来，整日与人喝酒弈棋，聊天闲扯。与祖纳一起南渡的好友王隐其时正在整理修编由父亲王铨留下的《蜀记》草稿，见祖纳

如此，深感惋惜。一天，前去拜访祖纳的王隐见其家中没有他人，便郑重对祖纳言道：“我听说古人如受重用，就以功绩实现志向；若怀才不遇，则以言达志。今古概莫如此。你年轻时便游宦四方，才望远播，华夏后裔的成败得失已洞达于心，为什么不将这些记述下来供后人借鉴呢？我虽无才，但仍勤加奋勉，不敢须臾忘志，你怎能如此蹉跎度日呢？”祖纳听罢，似感惭愧，说：“我只是以此消解心中怀乡愁绪而已。”但每日状况并未有太大改观。直到有一天他到京口去看望刚刚渡江的祖逖，看到弟弟连家都没有安置好就带领部曲每日操练不辍，看到弟弟眉宇间那坚定无比的神情，这才大受触动。从此祖纳每日潜心披阅文史，研究时世之变，将黑白子束于高阁。

见祖逖归来，祖纳忙迎了出来，执祖逖之手进入屋内，其兴奋之情溢于脸上。祖纳对祖逖这个异母兄弟多年来一直是爱惜有加，欣赏备至。祖逖与兄嫂先叙了一会儿话，随后便回到自己在兄长家暂住的房间。他先写了一份请求征调卫策的禀文，让祖纳转呈琅邪王，并托付祖纳当日即遣一名家仆去京口一趟，将受命北伐一事告知祖约，让其加紧操练部众。

待一切安排妥当，祖逖这才感觉腹中有些饥饿。用过早饭，祖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备了一些盘缠和干粮，便告别兄嫂，当日即向南塘进发。

渡过小江，祖逖沿官道一路向南行去。离城约三十余里，路上来往行人已明显稀少，天也一点点黑了下来。在黑暗中行走了一段路程，祖逖见前方不远处有点点灯火，看样子是个不小的村镇，便加快脚步赶了过去。